

■品味生活

梅味悠然

□ 方华

季入仲夏，一场场雨连绵不断。或滂沱如瀑倾泻屋顶，在瓦楞间激起一片水烟。或沿屋檐汇洒而下，一时像号响的孩童，一时又像两行清泪挂颜的女子。

“黄梅时节家家雨”，因江南梅熟而得名的梅雨季，当是啖梅的好时节。

藏在绿叶间的青梅，已难掩酸涩的心事，在枝头露出了娇颜，圆润光洁的脸颊挂着清亮的泪珠怯怯地笑。

熟了的青梅浅黄，淡淡的甜，深深的酸。若不是挚爱之人，难以把控其放荡不羁的青涩。

新鲜的青梅因其能酸掉大牙，故很少有人直接食用。记得年幼时，母亲总要将青梅腌渍几日后才给我们啃嚼，盐水减淡了青梅的酸涩，有着别样的酸酸甜甜，在闷热的天气里让人生津解渴。

后来临梅雨时节，每购得新鲜梅果，也依着母亲的方法腌泡品尝。青瓷黄果一盘在案，听窗外雨声淅沥，也是雅趣悠然。

后来谈《三国演义》煮酒论英雄一段：“盘置青梅，一樽煮酒。二人对坐，开怀畅饮。”总是心生倾慕。青梅煮酒，梅是新鲜青梅为佳，酒是江南黄酒为最。几颗青梅，几块冰糖，一壶花雕，文火慢煨，绵香满屋。浅啜慢饮间，暖胃祛湿，沉闷发霉的情绪被挡在身外。

梅子黄熟时，江南有青梅烧鸡之佳肴。用几颗青梅与鸡同烧，梅子的酸与鸡肉的香交融，鲜嫩而酸甜的感觉在唇齿间弥漫，爽口爽胃。

我的家乡地处江淮之间，梅雨时节也有一款梅鸡美食，却不是青梅烹制。

梅雨季，麦已收割，秧已栽插，篱墙藤蔓攀爬，架上瓜豆垂悬。因雨而得的农闲时光，乡人用不知起自何时习俗——吃梅鸡，以慰刚刚结束的劳作之苦，也补充体力以迎将至的农忙。

鸡是开春孵出的仔公鸡，一般还没有打鸣开叫，却上蹿下跳，精神头十足。因时临梅雨季，这些不过三四个月的仔鸡，乡人便称梅鸡。

宰杀清洗利块的仔鸡一定要用新榨的菜籽油煎炸，烹制中一定要加入一大把刚从田里收上来的大蒜籽。文火稍焖之时，母亲转身在园中摘下两只鲜红的辣椒，切丁投入锅中。仔鸡鲜嫩易熟，没多大功夫，色香诱人的“梅鸡”就出现在堂屋的桌子上，令人垂涎。

吃梅鸡，乡下有讲究：进梅时吃一只，出梅时再吃一只；尽量不放盐或是少放盐，说是这样补养会更好。自童年起，母亲总在人梅出梅时让我吃梅鸡，一边笑盈盈地看着我，一边絮叨说：“吃梅鸡最补，吃梅鸡最补，不要剩，不要剩。”

“三个月的鸡，门拐上嘶；三个月的鸭，动刀杀；三个月的鹅，挂不住砣。”也有在梅天吃梅鸭、梅鹅的。只是一整只鹅一个人是吃不下的，一家人也勉强。但能吃下就尽量吃，以慰青黄不接时的寡淡，更滋身养力，精气神满满地迎接炎热的日子。

梅天，万物湿毒，又名霉天。只是在这梅雨溟溟的日子，有了有滋有味的回味，记忆即便烟雨蒙蒙，也是不会生霉的。

“试问闲愁都几许？一川烟草，满城风絮，梅子黄时雨。”雨季温婉，梅雨季里，即便是这浙沥而下的寻常梅雨，在有趣之人眼中，也是诗意盎然，雅意天成。

清代文士顾禄的《清嘉录》中记载：“唐人于梅雨时备缸瓮收蓄雨水，以供烹茶之需，名曰梅水。梅雨如膏，万物赖以滋养，其味独甘，故储雨水以煎茶，雨水较江水洁，较泉水轻，必判分昼夜，让过梅天，炭火粹之，叠换缸瓮，留待三年，芳甘清冽。”

寻寻常常的雨水，寻寻常常的事物，在懂生活情趣之人的眼中，总是别有一番风味，韵味悠长。

于是，趁梅雨正欢，伸手窗外，接一捧清亮的诗意，润我案头的篇章。

■心香一瓣

捏面人

□ 董国宾

岁月深处，时光的另一头，一个个生动的小面人，似一片片粉色的小花瓣，在无邪的童年里晃个不停。

昔日的乡村，人们安闲地在简朴的岁月里度时光，捏面人的师傅一到，孩子们就像炸了锅，一个个揣着甜蜜的心思一下子围拢过来，宁静的村庄顿时卷起一层热浪。

捏面人的师傅在村子里停住脚步，一个个生动的小面人直往孩子们眼里钻。五颜六色的小面人色彩明快，逼真传神，姿态逗人。有的腾空，有的威凛，有的亭亭玉立……孩子们目光扫上几眼，一个转身便跑回家中。他们找大人要了零钱，一蹦一跳地又跑回来。

小时候我让师傅捏过一个白面猴。只见师傅麻利地打开工具包，取出一根竹签摆在那里，又取下一小块面团当成头部，然后在眼部贴两块白色面片，用雕刀压出眼窝，点上两个黑眼珠，白面猴的小眼睛就做好了。接着师傅在面部贴一块白色面片做嘴唇，用剪刀剪出口形，用雕刀灵巧地将上下唇分开，用小碾子压出个大嘴角，贴上尖尖的小舌头，再用雕刀扎出翘鼻，白面猴头就成形了。师傅取一小块圆形面球开始做耳朵，从侧面用小碾子压出耳廓贴在头上，白面猴头就做好了。最后师傅做猴子身体，捏出腿腰和尾巴，腾空状形态，白面猴做得栩栩如生，似在腾云驾雾。那段时间里，有传神的面人伴着我，别提有多高兴了。

在我童年的记忆中，那捏面人的师傅本事真大，小朋友也天天盼着他们到村子里来，因为不管天上飞的，还是水里游的，师傅一俾手法，一个个的小面人就捏出来了，我和小伙伴的童年，也因此增添了无穷的乐趣和色彩。

■诗词歌赋

暑相连

□ 聂青

蝉的歌声湮没凉爽的风
一场场竞相登场的诱人芳香
在相连的大小暑中开始孕育
太阳的热情慰问
娇柔的身子慢慢茁壮

青涩是岁月的洗礼
涅槃之后
浴火的图腾
灿烂成耀眼的星光

汗水绘制丹青
一双长满老茧的手
在大小暑的中间
奋力写出灼目的誓言

月下瓜棚

□ 路雨

夏夜
吊起的瓜棚
盛满了故事
我侧耳倾听外面的风声
已了无睡意

爷爷用青蒿拧成火绳
悬挂在瓜棚里
在夜露来临的困乏里
酣然入睡

萤火虫盏盏
游戏在夏夜的瓜田之上
像一个懵懂少年
不停眨动眼睛
把梦延伸到遥远的天边
清新了一幅画的意境

■故园情思

弯弯石板路 浓浓故乡情

□ 胡武燕

昆溪河穿山而来，虽有山风阵阵袭来，但也不觉得有寒意。走着走着，绕过三道弯，跨过五道岗，便来到岔路口，一边通向凤栖湾、大会山的恩岭，沿山梁来回折返的“之”字形长岭更加陡峭，看着就让人胆寒。一边是通向下舍村的羊肠小道，相对平缓。约半小时的路程就到了舅公、舅婆家，时间也到了上午的十一点左右。在一番寒暄拜年中，舅婆把甜枣栗汤、五香鸡蛋摆上了桌，热情地招呼大家趁热吃，随后再上一碗热气腾腾的肉丝干笋盖浇面当午餐，这就是岭北的风俗。

午餐过后，大家三五成群或是在门口晒太阳聊天，或是结伴在村里走街串巷。二十几户的小山村，人最多的时候有一百多人。说是走街串巷，其实只有小巷没有街，十分钟左右就可以把整个村子转了一遍。大家用各自不同的方式来度过下午的时光。冬天的小山村，一天的时光显得非常短暂，下午三点半左右就要安排吃晚饭，通常是胡适一品锅外加四个下酒菜。离开时，舅公、舅婆会准备一些芦花扫帚让我们带回家。回家的路显然就轻松得多，一路下坡拐上几道弯，经过两个村庄，就见到了熟悉的村口。

这条拜年走亲之路从记事起，一直走到2006年，即使是离家在外工作多年，每次回家总是要抽出时间去下舍村看望舅公、舅婆，直到他们相继去世。走亲的石板路，承载着儿时的记忆和浓浓的亲情。

二

在成长的道路上，有些人或有些事是刻骨铭心的，甚至是一辈子也忘不了。20世纪80年代初，农村的生活相对还是比较艰苦，那时村里的小学食堂生火做饭、烧水全是用木柴。这些木柴是学校从小山村买的，但需要高年级的师生及教职工挑回到学校。学校通常

会在每年下半年10月份的某个周六上午，安排一次挑柴劳动。

记得第一次到金山村挑柴是在小学三年级，那时我还不到十一岁。周五，班主任安排第二天挑柴劳动并反复强调注意事项。第二天，我便邀上几个同学跟着高年级的学长一起出发。村里的小学绝大多数的学生都是本村的，大家彼此都熟悉。两根麻绳套在竹扁担一头，肩扛扁担就和同学上路了，一路上要穿上庄村、余川村，上了高渠，开始走崎岖不平的石板山路。路是依山而修，铺有大小不一的石板，凹凸不平。经过岁月的洗礼和磨砺，石板的表面显得比较光滑，如果是下雨天或是雪天，走在上面要特别小心。路的一边靠山，另一边是常溪河，悬崖峭壁，落差大约有几十米，看一眼都觉得害怕。走过了两座桥，绕过了四道弯，爬过了一个陡坡，也不知走了多久，终于到了上金山村。

一大堆柴火整整齐齐摆放在生产队的队址里，我挑了六七块大小合适的木柴，开始捆扎，一阵忙碌之后，挑起担子就急于往回赶路。刚出金山村不久，天渐渐地暗了下来，不一会儿就飘起了雪花，老师们一边挑着担子，一边不停地鼓励我们，不断地提醒我们注意脚下安全。我们小心翼翼行走在下山的石板路上。俗话说：“远路无轻担。”走到余川村的时候，两腿就像灌了铅一样，越来越走不动了。大家相互鼓劲相互帮助，好不容易走到了学校，经老师一称，十一斤。第一次挑柴劳动，来回走了约十二公里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从金山挑了十一斤柴火到学校。

挑柴的这条石板路，是我劳动的开始，它让我体会到劳动的艰辛，懂得劳动的光荣，更感到劳动人民的伟大。

三

一条弯弯曲曲、起起伏伏的石板路

从村口一直延伸到镇上，石板路的中段，大约有八十米是用青石板铺就的，每当走到青石板的时候就知行程已经过半了——这就是我的求学之路古道。在20世纪80年代这是村里通往镇上最近的一条路，村里人去镇里办事、赶集，通常都是走这条路。这条石板路陪伴我走过了三年漫长的初中生涯。每天走六个来回，单程是三公里路，早上去、中午回、中午去、下午回、下午去、晚上回，每天不是在课堂上，就在赶往课堂的路上。一千多个日日夜夜里，寒来暑往，来来回回，风雨无阻。

那时全镇只有一所初级中学——上庄中学，位于上庄村杨林桥水口附近，全校有五六百人。家住上金山、黄会山或旺川等远一些地方的同学可以选择住校，住在上庄、余川、瑞川的同学相对较近，走一会儿就到了。最羡慕的是择里、花楼村的同学，他们骑着自行车上学、放学。最苦是我们这些不远也不近的，由于不通公路，只能靠双脚。每天走六个来回，着实让我们练就了一副铁脚板和一个强健的体魄。

求学的石板路上留下的是一路的艰辛和海阔天空的畅想，我沿着这条青石板路走出了大山，走向了外面更广阔的天地。

国家实行乡村振兴战略之后，村村开通了“四好农村路”，有的石板路被公路所替代，有的石板路走的人越来越少，渐渐就被人遗弃了。

常言说，人生没有白走的路，我心中的石板路日渐清晰，它就像一个老者，虽历尽沧桑，但仍不断地鼓励我，给我勇气和力量，去迎接前进道路上一个又一个困难和挑战。

道路弯弯，岁月悠悠。一晃离开故土已有三十多年，但每一次回老家，不管时间有多匆忙，我总要在熟悉又陌生的石板路上走一走，这走的不仅仅是路，走的是对故乡无限的眷恋，走的是那浓郁的故乡情！

■口颐之福

童年美味秕花生

□ 赵丽军

我出生在20世纪60年代末的农村，那时生活较为艰难，记忆中父母好像从来没有买过零食、小吃之类的东西。但这并不代表我的童年缺少美味、缺少欢乐。相反，那些小时候吃过的零食，至今回想起来，还让我念念不忘。比如——秕花生。

秕花生是没有完全成熟就被采下晾干后形状干瘪的花生。那時候，秕花生也不是敞开供应的。通常，只有两个时间段，能够享到这样的口福。

一是开春播种之前，给生产队剥花生种子的时候。春寒料峭，大地将醒未醒。而此时，农人的备耕工作已经开始。先是大喇叭广播：“社员们注意啦，现在到队里的集合点去领花生种！马上去领花生种！”

于是，大人、孩子拎着麻袋，推着独轮小车，或肩扛、手推，把一袋袋的花生领回家。这时，当家的女人已经做好了剥花生的准备，烧好热热的土炕，炕中间已经摆上了筐箩，或者干脆就铺一块塑料布，“哗啦”一下，成袋的花生倒下来，一家老小围坐在炕头，开始了剥花生的工作。

剥之前，大人先发出警告，当然是软硬兼施：一是不准偷吃，因为花生种剥完要上交队里，领回1斤带壳花生，要上交7两花生仁，交不够就会挨罚；二是努力干活，完成任务后有奖，奖品当然是花生。

小孩子开始剥花生时，总是兴趣盎然。取一颗花生，捏在两手的拇指和食指之间，轻握拳，一按一掰，红红胖胖的花生仁就出来了。“麻房子，红帐子，里头住个白胖子”，老人的猜谜声适时地飘过来了，“花生！”孩子的答案响亮地喊出来了，一家老小，有说有笑，其乐融融。可剥着剥着，手疼了，身累了，慢慢开始厌倦了。这时候，或是奶奶，或是妈妈，往往会伸过来一只小碗，“歇会儿吧，吃点花生。”碗底果然躺着十几粒瘪瘪的花生，是剥的时候随手挑出来的，因为秕，不能作为种子，便当成犒赏孩子的慰问品。孩子们端过小碗，舒服地偎在被垛边上，美美地吃起来。

这时候的秕花生，干干的，硬硬的，但滋味却是甜甜的，少了大花生的厚重油腻，平添了一股清新香甜的气息。一开始，我会轻轻往嘴里放入一粒秕花生，再用牙齿轻轻地嗑开，一分为二，二分为四，分别慢慢地嚼碎，尽量延长它停留在舌头上的时间。接着，我会一点一点增加花生的数量，逐步扩大它们在我口腔里的所占的范围。到最后，看到碗里的花生所剩无几，干脆一股脑塞进去，鼓动腮帮，直嚼得汁液横流，满口生香，酣畅淋漓，心满意足。之后，我会精神大振，斗志昂扬地继续投入剥花生的任务中。

再次吃到秕花生，得等到秋收冬藏、花生秧堆在谷场的时候。花生全身都是宝，果实可以食用，皮壳可以造纸，就连花生秧，都可以做饲料喂牲口呢。每年秋后，粮食归仓的时候，生产队的谷场上，都会堆起几个高高的花生秧垛，那是队里准备冬天喂牲口用的。这几个花生秧垛，就成了孩子们的乐园。女孩子玩捉迷藏，男孩子玩打仗，胆大一些的，还敢爬到高高的垛顶，伸展双臂，摆好姿势，凌空一跃，跳到下面厚厚的花生秧上，笑啊，闹啊，开心不已。

玩够了，闹累了，就地或坐或卧，拿起身边的花生秧，寻找上面残留的花生果。当然了，这时候的花生秧，已经枝残叶干，上面的花生，也几乎被采摘殆尽。但是别急，你只要有足够的耐心，总会发现一两颗瘪瘪的花生，拖着长长的小辫儿，还挂在干干的秧子上。等着你去寻找，去发现。轻轻地揪下，慢慢地捏开，也许，她还没有干透，就那样软软的，蔫蔫的，放进嘴里，有点凉，有点甜，有点香，有点泥土的气味，真的是无上的美味！

就这样，慢慢地找，慢慢地吃，就着冬日的暖阳，和着疲乏的身子，也许就慢慢地睡着了，还会做一个甜甜的梦！睡吧睡吧，乡村里的孩子，嘴角残留着花生的余香，头上晒着暖暖的太阳，身下铺着厚厚的草垛，无忧无虑，谁说不是一种小小的幸福呢？



《高原妇女显身手》农民画。

刘来邦 画

■生活感悟

□ 刘信洋

留白之美

生活处处有留白。古人云：“善画者留白。”外公也说：“书法，多是计白当黑，笔画腾挪间尽显功力。”一次，我隔着屏幕细细品味着一幅书法作品，无意间将之放大，原本行云流水的笔画瞬间变得压迫，几次缩放后我才恍然大悟：美感来源于留白，少了一缕白，就少了几分传神的韵味。

元代画家倪瓒将留白融入《渔庄秋雾图》，描绘出了意韵高洁的画境。画中稀疏的细树伫立在青石堆叠的腕陀上，一汪空明的秋水环抱，连接着几抹淡淡的远山。湖心空旷，除了一首题诗外，容不下一只鸟、一叶舟，只留下孤寂之境。站在画前，我的心仿佛这烟波般的湖水，空灵清澈，放下一切红尘中的杂念，只剩这片悠远的天地。这样的笔法，也让超凡脱俗、绝世独立的美感流传至今。

建筑上的留白艺术在苏州园林中表现得尤为明显，其常用大量白色粉墙做背景。我去过的苏州园林，无论大小，如雪的墙壁皆不加装饰，只在前面放置修竹或假山，留下大面积的空白。这样的布局，避免了视觉上的拥挤，给人错落有致的感觉。游人畅游其中，谈笑间步履景换，心旷神怡。

艺术留白之美无国界。贝多芬在《月光奏鸣曲》中预留了大量的时间空白，旋律时而舒缓，如月照大江，波光粼粼，颇显静谧；时而欢快，如灵动的鱼成群跃出水面，在银白的江面激起道道涟漪，让人沉醉其中，无法自拔。

留白独显方寸之美。那是白居易笔下的“此时无声胜有声”，也是我们于无声处听惊雷的别样韵味……